

書叢作傑學文界世

著 當 斯 康 · 法

譯 年 仲 徐

情 蠹

正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

Adolphe

By

Benjamin Constant

情 蠹

【原名阿篤兒夫】

康斯當 · 徐仲年 譯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
初版發行

基本定價國幣六元

(外埠酌加郵運等費)

正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

ADOLPHE

情 囊

有著作權·不准翻印

著者

Benjamin Constant

譯者

徐仲年

發行人

陳汝言

經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南京路三二八號
南京東路六八號
重慶沙坪壩六八號

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

分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漢口交通路
重慶都郵街
成都林森路
聯利羣書報發行所
營書店

「情蠹」新序

原名：「阿篤兒夫」。

本譯原名：「阿篤兒夫」，出版在重慶。阿篤兒夫是小說中男主角的名字。在外國文學裏，以主角之名爲書名是一件極普通的事；——在中國文學裏，有時也如此。可是，外國人名首譯成中文，便發生問題，譬如：「阿篤兒夫」，是人乎？物乎？國名乎？地名乎？如果封面上，沒有其它的字句，說不定讀者會把這個橫排的書名——也是人名——倒讀成：「夫兒篤阿」，我的天哪！

此書原由古今出版社印行，而該社的主持人羅吟圃先生是一位道地的「書獃子」。在目前紛紛擾擾、道德衰落的季世，「書獃子」——變作稀有品，所以這是尊稱，而非貶辭。他打定主意要出好書，不問銷路；答應他經銷的書「商」可不是書獃子，儘管賣出一部份的書，錢却晒納了；於是弄得我們這位吟圃先生大傷腦筋；而我這部「阿篤兒

夫」，爲了這兩種緣因，遭遇了悲慘的命運！

我就向吟圃先生情商，願出若干代價，收回紙型，改名再版。吟圃先生非常慷慨，把紙型送我，並且寫信勸我道（原信不在手頭，大意如下）：「先生是有地位的作家，改名一字，務請鄭重！」他恐怕我像報上的大登廣告的某種醫生，從事低級趣味的宣傳。羅先生實是一位可敬可愛的「書獃子」！在冷酷的中國社會裏，他的同情於我是無上的鼓勵。

現在我決定把「阿篤兒夫」改作副題，而在其上加了「情蠹」兩字，請正風出版社主人陳汝言先生重新印行。阿篤兒夫確乎是愛情中的蠹蟲。打個比喻，他像賈寶玉：自私自利，却負不起任何責任。所以「情蠹」一稱恰合他的身份。

我希望半易名之後的這部法國言情傑作，能在中國獲得鉅大的讀者羣。

重慶，領事巷，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。

序

——重九贈蘭勛——

(一)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文學；

(二)班冉曼·康斯當；

(a)小傳，

(b)個性，

(c)作品；

(三)論阿篤兒夫；

(四)結論。

法國從公元一七八九年至公元一八八九年，共一百年，在政治上，陷入極端混亂，政體變之又變：凡爲君主政體者三次，爲帝國者三次，爲民主政體者亦三次：

(甲) 君主政體：

(1) 合法君主政體：一七八九——一七九二；

(2) 復古政府：一八一四——一八三〇；

(3) 七月君主政體：一八三〇——一八四八。

(乙) 革命：

(1)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；

(2) 一八三〇年七月；

(3) 一八四八年二月；

三次革命推翻三次君主政體。

(丙)帝國：

(1)第一帝國：一八〇四——一八一四；

(2)百日：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二日；

(3)第二帝國：一八五二——一八七〇。

(丁)民主政體：

(1)第一民國：一七九二——一八〇四；

(2)第二民國：一八四八——一八五二；

(3)第三民國：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第四次革命——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戰

敗投降德國。

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，和法國政治那樣，是很動盪、但很活躍的。就一般情形來說，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可以這樣分：一八〇一——一八二〇，浪漫主義醞釀時代；一八二〇——一八五〇，浪漫主義時代；一八五〇——一八七〇，寫實主義時代；一八七〇——一八八〇，自然主義時代；此後，別派更多，起落更快：巴爾那斯派 (école

pernassienne)，象徵主義，後期古典主義，後期象徵主義。浪漫派文學自然是主潮。因此，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與十七世紀的法國文學（古典主義）並駕齊驅，其重要遠超過理智時代的十八世紀。

然而我們所要敘述的是十九世紀的上半葉，尤其注意一八〇〇——一八三〇這一節，就是我們這本阿篤兒夫的作者三十三歲至六十三歲，他逝世的那一年。這段時期經過：合法君主政體、第一次革命、第一民國、第一帝國（拿破崙）、百日（拿破崙）、復古政府、第二次革命、七月君主政體；正是最混亂的日期！

自從一七八九至一八〇〇，歷史上稱爲『革命時代』：在這個時代裏，只有詩人昂特萊·顯尼愛（André Chénier: 1762-1811）、以及劇作家比愛爾·蒲馬爾顯（Pierre Beaumarchais: 1732-1799）是第一流作家，但是還配不上『偉大』兩字。拿破崙喜歡看戲，因此提倡戲劇；不過在他的第一帝國時代，只有偉大的演員如：達兒馬（Talma，他是一個天才）、居凱斯諾懷小姐（Mlle Duchesnois）、兆如小姐（Mlle Georges）等，却無偉大的劇作家。

[illegible]

法國文化好久是歐洲文化的中心，而法國文學實在是這個文化的花朵。然而，在適當的時候，法國文化會吸收外國的文化，法國文學會接受外國文學。十六世紀，法國文學受意大利文學的影響；十七世紀，它受西班牙文學的影響；十八世紀，英國文學影響了它；十九世紀，影響它的是德國文學。關於法國浪漫派文學所受外來的影響可讀：萊

諾 (L. Reynaud)：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法國所受的德國影響 (L'influence allemande en France au XVIIIe et au XIXe siècle)；萊諾：浪漫主義，它的盎格魯、日耳曼來源 (Le Romantisme, ses origines anglo-germaniques)；史密斯 (Maxwell Austin Smith)：湖畔詩人所予法國浪漫派作家的影響 (L'influence des lakistes sur les romantiques français)；愛斯戴芙 (Ed. Estève)：拜倫與法國浪漫主義 (Byron et le Romantisme français)。

法國浪漫派文學是在一八〇一及一八〇二正式開始的：一八〇一，夏都勃里昂 (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: 1768-1848) 發表了他的名著中篇小說阿達拉 (Atala)；一八〇二，他又發表了他的傑作中篇小說含耐 (René)。在這個同一的一八〇二，斯達兒夫人 (Mme Staël: 1766-1817) 發表了她的名著長篇小說苔兒斐耐 (Delphine)；過了五年，一八〇七，她又發表了她的傑作郭令納 (Corinne)。夏都勃里昂與史達兒夫人是法國浪漫文學的兩位開山大師。夏都勃里昂的阿達拉與含耐已由我的朋友曾覺之教授譯成中文，題名情變心戰錄，在中華書局出版。斯達兒夫人是阿篤兒夫作者康斯當的情婦，所以下面我們還要提到她。

在十九世紀初，法國有四部極享盛名的愛情小說，那是，依出版先後來說：夏都勃里昂的舍耐（一八〇二）；斯達兒夫人的郭芬納（一八〇七）；康斯當（Benjamin Constant）的阿篤兒夫（Adolphe，一八一六）；賽西古爾（Etienne de Ségur，1770-1846）的烏貝爾曼（Obermann，一八二八）。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便是這部阿篤兒夫。

二

阿篤兒夫的作者班冉曼·康斯當·杜·含貝克（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）於一七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於瑞士的羅珊納（Lausanne）。班冉曼是名字，康斯當是姓，杜表示小貴族，含貝克是采邑名；簡單稱班冉曼·康斯當。他的祖先是新教徒，就是耶穌教徒。一五九八，法王亨利四世頒佈南脫法令（Edit de Nantes），可是，一六八五，路易十四取消了這個法令，於是新教徒紛紛出奔。康斯當的祖先逃至瑞士，入了瑞士籍。他的父親如斯脫·康斯當·杜·含貝克（Juste Constant de Rebecque）是一位軍佐，服役於荷蘭軍隊。他的母親亨利愛脫·陝蒂歐（Henriette Chaudieu）在產中得了病，班

冉曼出世後第八天，她去世了。班冉曼本是瑞士人，後來恢復了法國籍。從七歲起，他隨了父親不斷地遊歷比國、英國、荷蘭、德國、蘇格蘭、以及法國（一七八五年三月到巴黎）。十三歲時，進了英國的牛津大學，只讀兩個月；十四歲時，進了德國的愛爾郎根大學（Erlangen）。他雖則沒有從到優良的家庭教師，——先後請的四個都不高妙，甚至怪物，——在大學內爲時又不久，可是自己很用功，博覽羣書，尤其愛看小說。

一七八七，他在巴黎逢到沙里愛爾夫人（Mme. Charrière），一見傾心；那時他二十歲，她四十七歲。沙里愛爾夫人自身是作家，多智而善良。他們聚首一年，她予他以良好的影響；即在分手之後，他還敬佩她不已。這是他終身三大愛情之一。

一七八八，他的父親爲他買到了勃倫斯維克（Brunswick）——德國小邦之一，——公爵的主膳臣的職位。一七八九年五月八日，就在勃倫斯維克，他和克郎小姐（Cecilia）結了婚。不過，這個婚姻不是美滿的，過失不僅在女的方面，終於一七九五離了婚。

一七九四，於瑞士日內瓦附近郭貝（Gobet）地方，他與斯達兒夫人相逢：這是他畢生三大愛情之二。斯達兒未出閣時，姓耐蓋爾（Necker），名柔爾曼納（Germaine），於

一六六六生在巴黎；——她長於班冉曼·康斯當一歲。她的父親約克·耐蓋爾（Jacques Necker）是銀行家，政治家，兩度組閣（一七七七與一七八八），頗有功於國家。她的母親以聰明慈善著名，母親的沙龍是當時巴黎最重要的文藝政治沙龍。她的祖先有英國種的血，也因為路易十四取消了南脫法令，逃到瑞士，所以也可以說是瑞士人。她的丈夫斯達兒——霍兒斯達因（Suet Holstein）是瑞典駐巴黎大使，並不能了解她：夫妻情感極冷淡。她有幾部很重要的著作，除了上述的兩部小說外，有：由文學與社會機構的關係觀察文學（*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*，一八〇〇），簡稱文學論（*Dé la littérature*），研究宗教、風俗、法律所予文學的影響，和它們所受文學的影響；德國論（*De l'Allemagne*，一八一〇），這是一部介紹德國文化、尤其德國文學，影響法國浪漫文學最大的書。巴黎大學教授莫爾耐（Daniel Mornet）在他的法國文學通史（*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*）裏分析斯達兒夫人的個性說：『與其說熱情，不如說感動性。斯達兒夫人並不溫柔；她從未以整個身心交給於人。她只需要一個不斷的刺激；她需要心靈上的狂風暴雨，來救她跳出煩惱。』這個『

刺激』，她在班冉曼·康斯當身上找到了。他們一同遊意國（一八〇五年十一月至一八〇六年六月）；一同遊德國（一八〇七），——她於一八〇三年十二月已經來過德國。一八一—，這兩位情人鬧決裂了；其實他們的愛始終是狂瀾式的，心靈上的風雨沒有停止過，加濃了班冉曼的悲觀主義。

現今我們談一談班冉曼·康斯當的政治生活。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以後，康斯當做了革命立法會議（Tribunat）會員；不久，以反對黨的罪名，被開除了。第一帝國時，拿破崙驅逐他出國。一八一四，康斯當寫了許多小冊子，猛烈攻擊拿破崙。一八一三，拿破崙打了敗仗，一八一四，聯軍擊破巴黎，拿破崙被逼退位（二月）。同年三月二十日，拿破崙捲土重來，再登大位。康斯當突然接近拿破崙，爲之草有自由傾向的附加決議書（etc additionnel）。在百日政府內，拿破崙任彼爲參政員。他爲何反對於前，擁護在後，這般出爾反爾呢？惟一的解釋是他此時愛上了萊佳摩愛夫人（*Mme Récamier*），不願離開她：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大愛情。關於這位轟動一時、傾城傾國的太太，可讀愛里歐：萊佳摩愛夫人和她的朋友們，*Ed. Herriot Mme Récamier et ses amis*。

一八〇五年六月十八日，拿破崙敗於滑鐵盧（*Waterloo*）。路易十八起而代之，康斯

當被放，躲在北京。一八一六年九月之後，康斯當回到巴黎。一八一九，他被選爲沙圖脫省 (Sa Sarthe) 議員；一八二四，爲巴黎議員，直至臨死的那一年，一八三〇，行動已經不方便了，他還使兩個人扶了，出席國會。法王路易——斐力潑 (Louis-Philippe) 非常看重他，任命他爲參政院院長；又給他十萬法郎，替他還債 (一八三〇)。

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八日，班冉曼·康斯當卒於巴黎。巴黎大學教授斯脫洛斯基 (Frotunat Strowski) 在他的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概況 (Tableau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) 裏描寫康斯當的喪仗道：『許多大學生拖了他的靈車走，把靈柩送到拉顯斯神父公墓 (Cimetier Père-Lachaise) 中去安葬，而巴黎的百姓爲他舉行盛大的葬儀。』

b.

班冉曼·康斯當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？先看他的外表。斯脫洛斯基教授說他『身材高大，頭髮金栗色，腰身修削，不大開口，却能雄辯無礙，極愛賭博，時而喜歡孤獨，時而喜歡社交，彷彿他天生會大大得發的』（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概況）。斯達兒夫人在她的郭令納裏，——郭令納的情節見下，——所描寫的這位英國年少英俊的尼兒維兒爵

士(Lord Nelvil)就是班冉曼·康斯當。

他的個性何如？巴黎高等師範校長朗松教授 (Guisepe Lanson) 在他的法國文學史 (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) 裏寫道：「班冉曼·康斯當是這一類的人：羣衆對他個從不吝嗇地崇拜他們，可是他們無法澈底獲得羣衆的信任或尊敬，他有不安的靈魂，他的靈魂是深深個人的，貪戀快樂與感覺，他有劇烈善變的想像力，他有柔順、廣博、活躍、敏悟的智能：他是一個無法醫救的賂徒，熱烈却善於更改的情人，口齒伶俐、鋒鋷四露的談論者，主張不堅定的政治家，常以突然的轉變使輿論不知所從。他有一個可怕的分析本領，他用之於己正和用之於人一樣：再沒有比在他的私人日記 (Journal intime) 和阿篤兒夫——這是心理小說中的一部傑作。——裏，那樣自己觀察自己，自己判斷自己，更正確，更透澈的了。」

最清楚的自畫像還應當到阿篤兒夫裏去找尋。

c.

他不僅寫一部阿篤兒夫而已。他的作品有：